



大地湾探索文丛

Dadiwan Exploration

Literature Series

大地湾之谜

八千年的原始记忆

THE MYSTERY
OF DADIWAN

徐兆寿 主编



敦煌文艺出版社



大地湾探索文丛

Dadiwan Exploration

Literature Series

大地湾之谜

八千年的原始记忆

THE MYSTERY
OF DADIWAN

徐兆寿 主编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地湾之谜 / 徐兆寿主编.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7-5468-1681-4

I. ①大… II. ①徐… III. ①新石器时代文化—文化遗址—研究—甘肃 IV. ①K878. 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89033 号

大地湾之谜

徐兆寿 主编

统 筹 : 马吉庆
责任编辑 : 张明钰
校 对 : 张家骅
装帧设计 : 马吉庆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 (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邮箱 : dunhuangwenyi1958@163.com
博客 (新浪) : <http://blog.sina.com.cn/tujiangsenlin>
微博 (新浪) :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148 (编辑部) 0931-8773112 (发行部)

深圳市雅佳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16 印张 11 插页 1 字数 200 千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 1 ~ 1 000

ISBN 978-7-5468-1681-4

定价 : 9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序
言

| Preface |

2004年6月,我从《西北师大报》编辑部转调到旅游学院任教,从头开始。过去专事写作,虽然也看一些闲书,但到底不是专门的研究。那时,我便开始研究丝绸之路文化旅游,准确地说是关注和思考,还不敢说研究,直到2010年,关于其写过的文章极少,但感触很多。这些感触后来都笔墨于一些文化随笔中,发表在文学刊物上,如《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向西,遇见古中国》,《飞天》上发表的《敦煌之光》,《作家》上发表的《信仰从这里开始》,《大家》上发表的《荒芜之心》,《金城》上发表的《佛道相望》等等。还有一些则直接写入长篇小说《荒原问道》与《鸠摩罗什》中。没有那样一次转型,就没有后来这些转身向西的文字。

也是在那样一些深入灵魂的书写中,形成了我对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一些“异见”。一些观点也形迹于那些随笔中。那时候,我同时在上两门课,一门是《中国文化史》,另一门是《西方文化概论》,它们不断地纠正或者证明我的那些“异见”。比如,当我在上海读了几年书,对上海等江南秀丽之地有了一些感悟后,便提出大西北的戈壁、沙漠、高山也是生态,是与绿色一样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并非必须要消灭的“荒漠”。因为水



的影响,江南之地秀美、精妙,但在大西北,没有江南的那些绿色,可是戈壁、大漠等却是产生悲剧与英雄的地域,土地和山川文化的影响很大。如果没有大西北的豪情,只有江南的温柔,便会出现如南宋之后的“软骨病”。对于中国来讲,南方更多地代表了水文化的一面,是智,是柔美,而北方则代表山文化的一面,是仁,是壮美。我们北方人总是把自己的地方比作“塞上江南”,说明我们不自信。我在《荒原问道》中曾不断地探讨过这个问题。我不同意非要用南方的标准来衡量北方,应该保持生态的多样性则更好。

再比如,在一次次踏上河西走廊时,汉唐时代的历史便不断地浮现于眼前,仿佛那个时代并未死去,而是还“活着”,在与我们进行着对话。很多人都说,中国的历史太长,包袱太重,其潜在的对比者是美国,意思是美国的历史短,没有包袱,所以发展快,是我们要学习的,但人们不知道,美国人自认为其文化渊源来自欧洲,来自两希文化,所以,那里的学者也不断地构建古希腊的历史,把原来的四大文明古国硬是构建成了五大文明古国,古希腊便跻身其中。古希腊的历史后来比中国的还要长。当然,美国人在地理上离欧洲到底稍远了一些,属于欧洲人原来的殖民地,或者说属于一个欧洲无法控制的飞地,一些学者在赞同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也愿意将目光投向大洋彼岸,把古老、辽阔而温暖的亚洲也纳入新的全球化视野中,比如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大哲学家》就是这样一本划时代的著作。再比如著作《全球通史》的斯塔夫里阿诺斯,他的这部著作被认为是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史学观念的著作。当然在我看来,在它的潜意识里,还是在捍卫欧洲中心主义,而理性要求他必须放眼世界。有一个观念中国人不一定认同,欧美国的人,他们不会到亚洲或非洲去工作、生活,而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因为要富强、改革、开放、“走向世界”而胸怀世界,现在世界上到处都有中国人的影子,或读书,或工作,或生活。所以我认为,将来的世界是亚洲人的,至少也是属于中国人的。中国人要自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自然规律。

再比如后殖民主义学者萨义德,这个阿拉伯人的后裔,这个文学批评家,在看到中东世界被欧美人妖魔化的时候,便从灵魂深处升起一股反抗的力量,提出了

后殖民主义学说和东方主义等概念，提出新的历史背景下知识分子的使命与担当。他认为，在面对文化霸权主义时，弱势文化应当反抗强势文化，对强势文化提出批评，由此，他也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永远地站在代表强势文化的政府、主流文化的对立面，永远提出批评，使其放弃霸权主义，放弃对弱势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的殖民化态度和行为。萨义德的这种观点与福柯、德里达等人的观点有共同之处，也符合西方社会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观念，于是，很快被西方社会所认同。这些观念被介绍到中国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媒体知识分子迅速地接受了，大学里的文艺理论课上，硕士们的毕业论文里，以及学者们的专著里，萨义德的名字及其理论成为关键词。然而，当我在看这两个人的著作时，我一方面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另一方面也立刻对他们产生了警惕。

在斯塔夫里阿诺斯那里，公元 1500 年之前的世界，中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是东方世界的霸主，她通过丝绸之路这片大陆（对，不是一条道路，而是网状的大陆、草原、戈壁、沙漠、高原）对世界产生着影响。这种发现对于世界来说是重要的，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应当是常识。可是，这些年来，当我在向上海、广东、香港、台湾等地大学来的师生们介绍丝绸之路时，他们一片惊讶，不相信中国会有如此辉煌的历史时，我的心里是震惊的。我发现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已经不熟悉了，甚至不相信了。这是非常可怕的。犹太人之所以在流散两千多年后仍能重建自己的国家，就在于对自己的历史念念不忘，每天都在做功课。可我们呢？我们的很多大学里连《大学语文》都取消了，更不要说有什么《中国历史》一课。几十年来，我们在经济领域突飞猛进时，忽视了历史文化的教育。现在得补上这一课，否则，我们灵魂的系统里装的就不再是中国文化系统，而是西方文化系统。我们还是中国人吗？

关于萨义德，我非常赞同他的态度与观点，可是，他的“东方主义”词汇里，竟然没有中国，我便顿然失望了，他的视野竟然如此狭窄！当我们逐步接受他的知识分子观念时，我们发现内心的冲突越来越强烈。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明白，当西方人在讲一系列文化时，他们头顶上始终有上帝在观照。在那样一种背景的观照下，或



| 大地湾之谜 |
THE MYSTERY
OF DADI BAY

者说是他们的“道”的统摄下,他们发出知识分子应当与政府和主流价值远一些,但潜台词是要与他们心中的道(上帝)一致。这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士的精神多么一致。可中国的知识分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国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的整体性观念,在天地一体化的大格局下,思考个人的命运,但最终指向是统一的。萨义德一方面使中国知识分子保持了可贵的独立性,但同时也将他们置于主流价值的对立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是需要消弭的,不然的话,知识分子便无法真正地自由、自足。然而要达到这样的结果首先是要相信甚至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把文化的主体性找回来。一切文化都必须生长在我们自己脚下的大地上,同时,也必须从自己的根系上生长并嫁接,否则,原有的文化将消失。我在想,如果我们这几代人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是中华文化的传人,那么,我们就必须得完成中国文化的转型,使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全球化。但当我大声呼吁时,很多知识分子立刻反驳我,你这是要与世界对立吗?我问,世界是谁,难道我们不是世界的一部分?然后他们又问,难道你这是要与西方对着干吗?我说,一百多年来,西方文化已经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了,我们怎么对着干?我是说,需要转个身,需要回到中国文化的根系上,真正地、完成西方文化的中国化。有人问我,现在几乎所有的课本都已经西化了,你还能恢复中国传统文化?我悲伤地说,是啊,你可能觉得“中国”两个字不重要,换个名字也可以,但在我一个汉语写作者心里,它是根,是灵魂,是天地,是家园,我只有回到家里,才觉得是一个真正自由、幸福的人,否则,我就觉得永远流浪在自己的故乡。

再比如,当我考察了马家窑彩陶时,便有一个想法,史前的中国应当有一个陶文化传播时期,而马家窑周围便是当时中国文化的中心。这个想法又在后来的大地湾挖掘的陶片上得到进一步证明。但是,历史学家们一贯认为中国文化的第一个中心是在中原地区产生。我觉得这个观念得纠正了。后来,在给学生讲两河流域的文化时,看到西方学者把世界上第一片陶器的发明地放在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那是在 8000 年前,可是,大地湾发现的陶器有 11000 年前的,甚至还有更早的。我们还可以从这些年来的考古发现中得知,世界上到处都可以发现一万年前的

的陶器。考古学是科学,但科学常常受到它自身的限制,那就是一定都得用实物来说话,这是它最致命的地方。艺术远大于它,所以艺术更接近人类的灵魂本身。艺术是可以靠想象甚至直觉来抵达真实的,但这是科学难以证明的。所以,我更相信艺术的真实。那些用泥巴塑造的日用品在传播的过程中形成了人类史前时代的一条线路,从这条线路来看,中国有可能是陶器的发明地,即使不是陶器的发明地,也一定是陶器文明的中心地区。但这些观点目前还没有完整的考古证明,所以历史学家们都不敢言,也就只能由我们这些以虚构为真实的文学家来胡言乱语了。

再比如,今天中国学者大多认为中原地区是伏羲文化的始发地,但天水的卦台山以及一系列民间传说、姓氏传承和今天还存在的很多习俗可以置若罔闻吗?女娲的传说又如何对待?在我看来,大地湾、伏羲文化、女娲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它们正好说明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线索。我在《佛道相望》中写道,天水是中国文化的开启之地,这与中原文化的成熟是不矛盾的。

再比如,近些年来,有人不断地问我周围的历史学者:大地湾到底是多少年前的,如何才能证明它的历史是8000年前的。甚至有官员说,如何让世界认可中国的历史有8000年,是你们学者的责任。每每此时,我看到历史学者们无奈地说,人家不承认啊。是的,西方学者对文明遗址有一个定义,而这个定义是在对古希腊遗址进行总结时确定的,因为古希腊遗址有三个特点:城邦、文字、铁器。它们分别代表三种文化形态。城邦代表了高级社会的雏形,文字则代表了文化的开始,而铁器则代表了生产水平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无法说服自己,明明觉得这是一种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可是无法有效地反驳。当我读到钱穆先生对人类文化从地理学上进行分类时,便豁然开朗。他说,人类的文明与生活的环境是分不开的,人类便依据这些环境慢慢地养成了自己的文化习惯,并产生了属于自己的文化。根据地理来讲,人类的文明可以分为三种:游牧文明、农耕文明、海洋文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因为内中不足,所以文化的根性中都具有侵略性。它们都只有在侵略他者的基础上才能生活,但不同在于,游牧民族从来不会定居于某一地,所以不会有城邦,后来便不断地融入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中了,而海洋民族因



为是在岛屿上生活,耕地很少,要不断地向深海去索取,或者寻求新的殖民地才可以生活下去,所以,他们容易形成集市,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为了抵御外侵,便建立了城池,成为国家。这是它自身的特点决定的。而农耕文明则由于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向外扩张也可以生存下去,所以任凭农田在大地上散落,不会形成像希腊那样的城邦。这也是它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为什么非要用古希腊城邦的几个标准来给多样化的人类文明制定一把尺子呢,为什么要用海洋文明来衡量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呢?符合它的就是文明古国,不符合它的就不是?这是什么道理?

还有很多发现,比如老子西出函谷关去了哪里?中国人为什么需要佛教?敦煌对于今天的世界意味着什么?等等。这些我都诉诸文章了,这里就不一一赘述。总之,我在疑惑,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历史文化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去重新发现,需要我们去重新申辩甚至争辩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一百年来,我们一直处于西方欧美中心主义文化的笼罩下,在现代性这个旗帜下,我们一直在向着欧美这个中心进行历史叙事,一些历史在依据他们的规则进行论述时与古人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们成了人类历史的边缘存在,我们也自我边缘化了。一些历史被遮蔽了,因为无法叙述,所以不如放弃叙述。同时,我们也始终认为因地理等原因,中国文化从来都是自给自足的,很少与外界发生联系,历史学家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封闭的、与世隔绝的中国。事实上,从《史记》等信史就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始终通过丝绸之路和北方草原之路与中亚、西亚等世界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而从近代起又始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西方世界发生着联系,前面是输出性国家,后来是输入性国家,但无论怎样,中国从来都不是封闭的,她始终在参与着历史上的全球化运动。

如果实事求是地进行历史叙事,那么,中国就是一个开放的,自由的,且从来都在影响世界的文明大国,而不是偏安一隅的、保守的、黑暗的、专制的帝国,更不是被西方历史学家妖魔化的黑暗帝国。但这个工作由谁来做呢?等着西方世界的历史学家来发现吗?我以为,我们自己的叙事非常重要。一个不能正视自己历史的国家会受到世界的尊重吗?不可能。只有不断地重述历史,甚至重构历史,历史才

会是新鲜的,历史也才会是活着的,与今天的我们发生着关系的。历史不是历史学家的,而是整个人类的。我自己也非历史学家,但不知不觉中,我觉得某种历史的叙事任务悄悄降临在我的肩头了。我常常怀疑自己,也常常觉得那不是我的任务和责任。我的责任就是写写小说,写写当下人的感受,并对被称为文学的那一小块内容进行不断地阐释。可是,当我下笔时,一种不能自己的情怀笼罩了我,左右了我,不得已,我踏入了不专业的历史叙事中。我常常给自己开脱,历史也需要一些不专业的人士发表一些真实的感想。然而,当我写下很多这方面的文字时,就发现已经不能自拔。我深刻地意识到,中国古代那种文史哲不分的写作传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传统之一。如果说文学表达的是人类当下的感受、情思,哲学则是其逻辑和内核,而历史则提供了真实的细节。它们缺一不可。缺了历史,文学就变成虚构的故事,细节就不真实不典型,就不会被人记住。缺了哲学,文学就会失去方向,变成呓语,没有坚固的内核。同样,对于历史来说,缺了文学,历史就成为知识,就会虚无,不再拥有价值和灵魂的真实,更不会拥有人类的温度。缺了哲学,它就会变得权谋,变成术,变成势的叙事,就失去了价值观,没有了方向。同样,哲学缺了文学,就成了枯燥的没有实践可言的逻辑,就不能知行合一,就会失去真理的光芒;缺了历史,就会变成教条,就脱离了现实,也不会因时而创新,就会被抛弃。

故而,近年来,我的写作和研究慢慢地开始向历史靠近。《鸠摩罗什》《丝绸之路上的使者》《丝绸之路上的诗人》《往事如风——丝绸之路上的民族与王国》以及多篇长篇文化随笔,都是在这个维度上进行文史哲合一的探索。

《大地湾之谜》是我带着硕士们进行的一个具体实践。是我怀着对当下流行的史学观念的一些不满而主动进行的一次学术探索。一方面,我是想站在中国文化自身的独立视角对这一史前文化遗存的一些重要符号进行一次全新的叙述;另一方面,我也想站在全球视野下进行一次比较,但这个全球化叙述基于试图想摆脱欧洲中心主义观念。

当然,它存在着诸多问题。因为是研究生们撰写,文笔和见识方面的问题是不言而喻的,还有写作方法的问题。一方面,这本书从一开始写作时就是要给大众看



的,不是给专业人士读的,所以力求浅显易懂,甚至要带一些文学化的叙述,这会让历史学家们感到不适和不专业;另一方面,对一些重要的文化符号,也要从专业的角度进行解读,力求不要太变形,这又会让普通大众感到太深奥。两方面可能都不能讨好,只好取中庸之道了。我还要求我的学生们将当地的民间传说尽可能地收集进来,为未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些基础性的材料,而这些材料也可能会让一些专业人士尤其是考古学家感到不可靠。比如,女娲的一些传说没有任何信史可以佐证,但在我的角度看来,这些民间传说就是最好的佐证,这是靠信仰和心灵一代代传下来的,这是心灵考古,比那些物质考古更为可靠。但不管怎样,大地湾,这个中国文化很重要的遗存总算是有一本书来介绍它了。书中的一些不足和问题就交给后来者去完善,希望它们能走进大众的视野,能把大地湾传得很远很远。

我也更希望读者诸君多提批评意见,我们会在再版时进行修改。我的邮箱是 xuzhaoshou@126.com,提前表示感谢!

是为序。

徐兆寿

2018年7月26日 深夜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鸿蒙开启 / 001

一、史前文明概述 / 004

二、史前文化——大地湾 / 008

三、丝绸之路上的隐士 / 015

第二章 拓泥造人 / 019

一、神话之女 / 022

二、娲皇何来 / 025

三、女娲创世 / 030

四、结语 / 036

第三章 文明之光 / 039

一、羲皇故里,而今安在 / 042

二、人面蛇身,图腾考究 / 044

三、人文始祖,启迪文明 / 046

四、一画开天,万物标杆 / 049

第四章 大地一湾 / 057

一、第一村的发掘与当时社会伦理状况 / 059

二、遗址图片及解说 / 062

三、华夏第一村的生活及其意义 / 066

四、礼仪的产生 / 070

第五章 钻木取火 / 077

一、“新石器时代”的来龙去脉 / 079

二、新石器时代中国出土相关石器简介 / 081

三、新石器时代其他时期类型及对比	/ 084
四、大地湾石斧的分布和作用特点	/ 089
五、结语	/ 095
第六章 美的诞生	/ 097
一、色彩和泥土的文明	/ 099
二、大地湾彩陶	/ 103
三、仰韶彩陶的源流	/ 111
第七章 农业肇始	/ 117
一、农业的起源	/ 119
二、黍的由来	/ 122
三、大地湾与美索不达米亚农业发展的对比	/ 126
四、农业之官后稷	/ 130
五、对于人类农业的思考	/ 132
第八章 灵魂再生	/ 135
一、墓葬：灵魂不死	/ 137
二、死亡礼仪：巫术的目光	/ 141
三、宗教的意味：原始崇拜	/ 144
第九章 原始崇拜	/ 149
一、大地湾的地画	/ 152
二、几种不同的推测与见解	/ 153
三、世界新石器时代艺术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 156
四、世界三大岩画艺术风格	/ 159
五、结语	/ 163
后 记	/ 164

壹



第一章
——
鸿蒙开启

HONGMENG
KAIQI

大地湾之谜

THE MYSTERY
OF DADI WAN



近世以来，史学界总结出文明的诞生有这样几个标志：城邦、文字和国家礼仪制度的设立。纵观人类历史，四大文明古国的发源地都依托丰富的水资源，水成为人类孕育生命的摇篮，也是史前人类文化创作的重要灵感。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延绵不绝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依赖于黄河和长江两大河流，在它们两岸，诞生了炎黄子孙，开启了最早的文明征程，但中华文明的历史起源始终是国际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二里头考古表明，早在 4000 多年前中国就已进入到文明社会，但这并不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国内最新考古成果，特别是大地湾遗址的发掘，让世人为之一震——在距今 8000 年前，中华文明就已经开始在大地上生根繁衍。大地湾遗址出土了我国最早的文字、复杂的礼仪中心以及“城镇化的开端”（大地湾仰韶晚期聚落）。如果把紧挨着的女娲文化以及伏羲文化都看成大地湾文化的发展阶段，那么我们可以确切地认为，大地湾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源头，它与我国其他地区的原始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才形成了薪火相传、绵延



至今的中华文明，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

一、史前文明概述

(一)世界史前文明

现代科学已认识到，一切事物发展皆有周期性。人有生、老、病、死，动植物同样也有枯竭的一天，所以现代科学给出了人类发展具有周期性规律的猜想。一些学者提出了史前文明学说，认为在人类文明之前，地球上还存在过其他高度发达的人类文明。这可从许多考古发现及各种文明遗迹中找到线索。

学者 Emilio Spedicato 在其著作《Galactic Encounters, Apollo Object-sand Atlantis: A Catastrophical Scenario For Discontinuities in Human History》中对史前人类毁灭的原因作了深入的分析，认为来自星际空间的物体（彗星、陨石等）造成地球气候的异常，因此导致了人类文明的毁灭。而现代科学界已发现：在地质历史上，因地震、洪水、火山喷发、外来星体（包括陨石、彗星）撞击、大陆板块升降、气候突变等因素，导致了几次特大等级的物种灭绝，如果当时产生了人类和人类文明，这些史前人类文明也会随着生物灭绝而消失。

亚特兰蒂斯曾是一个具有高度人类文明的大陆，却在大约 11600 年前的一场世界性大地震中沉入海底。现在的加那利群岛甚至被怀疑是其在海平面上的残留部分（这实际上是一种附会，亚特兰蒂斯的高度文明至今只存在于少数古代书籍和疑似的古代遗迹中，更重要的是，即使按照古人的说法，其文明水准依然只有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程度）。

在秘鲁海岸周边水域水下 200 米深处，人们发现了雕刻的石柱和巨大的建筑物。在直布罗陀海峡外侧的大西洋海底，有一段古代城堡的墙壁和石头台阶，推测其时间也是在大约一万多年前。而在神秘的百慕大三角地带海域西面，也出现过一座巨大的金字塔。显然，这些曾代表着史前人类并有光辉灿烂文明的城市遗迹，却因大陆沉降而沉入海底。